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жизнь и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путь

# 洛斯基回忆录

生活与哲学之路

[俄] 尼古拉·奥努夫里耶维奇·洛斯基 (Николай Онуфриевич Лосский) 著  
静纳 译

上海三联书店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жизнь и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путь  
洛斯基回忆录 生活与哲学之路

[俄] 尼古拉·奥努夫里耶维奇·洛斯基 (Николай Онуфриевич Лосский) 著  
静纳 译



上海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斯基回忆录：生活与哲学之路/[俄]尼·奥·洛斯基著，  
静纳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9

ISBN 978-7-5426-5193-8

I. ①洛… II. ①尼…②静… III. 洛斯基(1870~1965)—  
回忆录 IV. 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0223号

## 洛斯基回忆录

——生活与哲学之路

著 者 / 尼·奥·洛斯基

译 者 / 静 纳

责任编辑 / 邱 红

装帧设计 / 徐 徐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30千字

印 张 / 13

书 号 / ISBN 978-7-5426-5193-8/1·1034

定 价 / 65.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37910000

一簞食  
一瓢飲  
在鬧市  
文不厭其改  
吾不改其樂

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  
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

——仿引《論語》

## 译者序

尼古拉·奥努夫里耶维奇·洛斯基(1870—1965)是20世纪俄国哲学家,直觉主义代表人物,宗教思想家,所著《俄国哲学史》流传于世。洛斯基出生在俄罗斯帝国西部边陲,早年丧父,命途坎坷,但始终勤学不辍,慎思谨行,最终走上哲学道路。1906年以《论证直觉主义》一书成名,1916年任彼得堡大学哲学教授。1922年被逐出俄国,侨居布拉格近二十年。二战后迁居美国,晚年多次往返美国和欧洲,客死巴黎。

洛斯基的这本《回忆录》始创于30年代初期,停笔于50年代末,此时作者已近九十岁高龄。据他的二儿子鲍里斯讲,在1935年或1936年夏天,“父亲向家人读了[《回忆录》——译者



注]前三章,或许还有第四章开头”。<sup>①</sup> 在手稿中,第四章和第五章并未分开;从书中的文字可知,到1938年夏天,《回忆录》已完成近三分之二:

我们大家,俄国人,在[1914年]8月2日晚坐上火车。太阳徐徐落下,整个天空燃烧起鲜红的晚霞。大家都注意到晚霞非同一般的颜色,怀着沉重的预感上了路。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我们,俄国人,在二十四年里不解正常生活为何意。1938年8月19日,我在捷克斯洛伐克高梅塔小城附近写下这段文字,全家在一幢富丽的别墅过夏天,我们内心却不安宁:德国正在排兵布阵,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非常紧张,战争不在今天,可能就在明天爆发……(第216页<sup>②</sup>)

《回忆录》在作者死后部分发表于巴黎侨民报纸《俄国思想报》。哲学家、文艺批评家和作家费·奥·斯捷蓬在致作者家

---

① 见鲍里斯为慕尼黑版《回忆录》所写的前言。

② 指本书页码,下同。

属的唁函中,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但他本人也在不久后过世。《回忆录》在俄国哲学史和文学史家德·伊·奇热夫斯基的促成下,1968年在慕尼黑首次出版。

洛斯基在《回忆录》中从孩提时代写起,停笔于从“富于感受和内在思考的生命”到“暗淡和痛苦地活着”前夕。综观其一生,既有时间上的长度,又有空间上的广度——无论青壮年游历欧洲,中老年侨居国外,以及晚年“落户”美国——更有思想上的深度。身为哲学家的洛斯基,研究领域遍及认识论、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和文化学,以及神学;而身为“生活者”的洛斯基,遍访高山大川,历经革命战争。他的《回忆录》既贯穿着个人的生活与哲学之路,同时也贯穿着俄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之路。

## 二

洛斯基在书中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书写了在彼得堡时期(1900—1922)以及在布拉格时期(1922—1942)的学术和社会活动,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概况和发展线索。洛斯基的哲



学理论研究始自认识论。1898年从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毕业后留在哲学教研室准备从教。洛斯基称自己在形成世界观方面进展缓慢,因为同时受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和康德的认识论影响,而这是“拜我的两位老师——科兹洛夫和维金斯基所赐”(第112页)。阿·亚·科兹洛夫(1831—1900)是莱布尼茨思想在俄国的继承人。亚·伊·维金斯基(1856—1925)是一位彻底的康德主义者。

洛斯基坚信关于“我”是实体的学说,同时深信只能认识内在于自己的意识的东西,即内心状态。于是在制定世界观上限入矛盾:无法从绝对可靠的材料中搭建整个建筑。疑团的破解来自一个“闪念”——一切内在于一切,世界统一的思想使他“在认识论中走向直觉主义,在形而上学中走向有机世界观”(第114页)。

洛斯基的直觉主义是一种对对象本身的直接认识的理论,按他所说,是同时许多头脑内部产生的新的思想流派之一。属于同一流派的有英美新实在论、法国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德国胡塞尔的“本质直观”。洛斯基强调对象原本地进入主体的意识视界,认识的是对象本身,而不是感觉、观念或现象。洛斯



基主张认识是直观，是神秘的经验，其神秘之处在于认识中的“同格”——主客体既各自独立，又彼此进入对方的意识。

洛斯基的哲学研究分为认识论、形而上学和基督教哲学三个阶段。继《论证直觉主义》后，1911年出版了《哲学引论。第1部。认识论引论》。他在这部书的前言中写道：“我的《哲学引论》第1部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哲学概论，第二部分是当今尤为重要的哲学科学——认识论的引论。《哲学引论》第2部，即《形而上学引论》将在几年后出版。”他的《世界观的类型：形而上学引论》于1931年出版，几年不幸变成了二十年。洛斯基在后一书中制定了形而上学原理，而他的形而上学体系则在《世界是有机的整体》(1917)一书中完成。

洛斯基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密不可分，如他所言，为彻底论证直觉概念，需要把本体论和认识论联系起来：“在《论证直觉主义》中已经点出世界是有机整体的学说，并因而提出找到世界成分之间的本体论纽带的任务。在认识论中，这一纽带仅仅被确定为认识主体和整个世界的一切存在与过程的同格关系。现在则要找到这种同格本身存在的条件。”(第233页)

洛斯基在《世界是有机的整体》一书中完成了这一任务，指



出将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实体活动者。按他所说,实体活动者是上帝所造的个性,是超时间和超空间的具体理念存在。实体活动者具有创造力,根据它们所承担的抽象理念(非时间和非空间存在,如时间、空间、数学等形式理念,以及诗体、风格、生命类型等物质理念),创造在时间和空间中的表现,即实在存在。世界是按等级建立起来的人格体系。实体活动者之间是抽象的同质关系,不仅在潜意识中彼此“具有”,而且进入彼此的意识当中,成为认识。

洛斯基称实体活动者的抽象同质概念是受基督教三位一体的具体的同质概念启发,从而将哲学思考纳入基督教哲学轨道。他指出,三位一体学说是基督教世界观的基座和封顶石,理应对制定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有重大促进。洛斯基在价值论和伦理学著作(《意志自由》,1927年;《价值与存在:上帝和上帝之国是价值的基础》,1931年;《上帝与世界之恶:神正论原理》,1941年;《绝对之善的条件:伦理学原理》,1949年)中,将各种形式的恶与不完善都归为实体活动者的自私自利,导致其远离上帝,彼此漠不关心,甚至相互争斗。

### 三

这部《回忆录》最大的看点是将生活经历和哲学观点结合起来。如作者在引言中所写，将略去非常多的详情，只讲那些能解释在青年时的奇遇和哲学学说发展之事。在这里，我们无法用通常的标准去定义细节，因为洛斯基所创立的直觉主义是这样一种素朴的学说：它将最普通的感性知觉，例如看到十米外的一棵树，也视为明见（见 1938 年《感性的、理智的和神秘的直觉》一书引言）。

鲍里斯为慕尼黑版《回忆录》所加如下注释值得玩味：

我觉得，在马舒克度过的几个假期[1910—1913 年]对父亲的创造工作尤其有利。楼上有一个很大的带棚的凉台，父母亲的房间和我们的儿童房都朝向这里，无论天气好坏都可以在凉台上，凉台下面有一块小草地，草地的背景是一片白桦林。想起这个动人的景致我总觉得（我不想考究这是不是时光倒错），在父亲的认识论体系中多次碰到的白桦树的例子，它的形状和颜色、摇摆的枝条、树叶的



沙沙声和香气，都出现在父亲在马舒克的凉台上，与深情地、全方面地感知俄国中部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工作中。我还想说，父亲的“直觉的白桦树”（我和哥哥弗拉基米尔后来开玩笑的说法），在一次哲学聚会上成了埃·列·拉德洛夫挖苦的话柄：“我真搞不懂，我们的脑袋里怎么会长出白桦树来。”（第 192 页）

按照洛斯基的直觉主义，不仅白桦树，世间万物都“长入”人的意识当中，同时又留在人的意识以外。洛斯基论证直觉主义从批判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批判哲学入手，他不满近代认识论把外部世界看作主体的心理状态、天赋观念或主观建构，把人封闭在自我意识的单人牢室里，同时使世界变得无声无息、无色无味，甚至无影无踪；他更不甘心所看到的孩子的亲切笑脸，只是感官的反应和在头脑中生成的形象。洛斯基想要解开这把“心头锁”，让意识之光照亮存在的各个角落，如鲲鹏般遨游于天地，甚至可以在白桦树和云朵中间，分明地看到逝去的女儿的笑脸。

实体活动者进入彼此的意识，即为认识。因为它是超时间

和超空间的存在，所以能够直观现在、过去和未来，未来于是“照进”现实。洛斯基把主体先于事件发生而对它的直观称为时间上的明见，而把主体在不可能接受到正常的感官刺激条件下（如距离遥远）对事件的直观称为空间上的明见。

在书中可以找到时间上的明见例子。洛斯基试图这样解释阿尔及尔历险的命定含义：也许我在那一年的2月患上重病，险些命丧黄泉，阿尔及尔的春夏气候却使我痊愈；又如，在游学途中，命运把我带到谢林的墓地旁度过一晚；再如，随斯托尤宁娜中学搬到御前街居住，“从前在我上大学时，这条街上有一条单向马车道，与城关大街反方向的马车道平行。马车被有轨电车取代后，两条轨道都铺在城关大街上，御前街就不再轨道了。回忆起在上大学时经常坐观光马车经过这里，怀着好感打量这条街，想到在这里生活有多么惬意，不禁讶然。”（第176页）

值得注意的是，洛斯基在这里使用的“命运”一词是指直观未来事件对当下所发生的作用。而洛斯基所用的“直觉”一词也并非指某种“特殊神秘能力”，而是“正常通常的感知和思辨方式”。他的目的是要证明，所有这些方式都能够直观存在本



真,从而为“形而上学思辨、科学观察以及宗教体验提供积极的阐释”。直觉主义认识论“给自然科学家以权利说,在显微镜下观察滴虫或透过望远镜观测天体,他们所研究的不是自己的表象,而是外部世界活的现实本身。它给宗教神秘主义者以新的理由驳斥对他们生活在主观幻觉世界的指责,并且称他们的直观是透进至高的神性世界”(第 141 页)。

洛斯基把回忆视为对过去的直观,他指出,由于缺少和当下主体的生动联系,回忆中的雷霆万钧也比不过现实中的沙沙作响;其次,回忆的内容有时在感性材料上有遗漏,例如,出现没有颜色的形状或没有形状的颜色,而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绝不可能发生;再次,回忆的内容甚至可能完全失去具体的可感知的成分。想必,洛斯基夫妇在翻越高加索山口时所遭遇的雷雨正给作者留下这种回忆。

洛斯基希望打开一个五光十色、多姿多彩、生机勃勃的世界,鼓励人们看到蕴藏在大自然和人身上的美与纯真。

#### 四

洛斯基的祖上有波兰血统,但有着强烈的俄罗斯民族意

识,甚至在儿时的游戏中梦想俄帝国的强大。青年时期目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公正,从而对社会主义理想发生兴趣;经历过信仰危机,否定教会、宗教甚至否定上帝存在。成年后历经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思想观念渐趋保守。在国家问题上,他主张限制专制制度,拥护民主代议制;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同情渐进式的费边社会主义,否定革命道路,主张把个体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有价值的方面结合在一起;在宗教问题上,重拾东正教信仰,称年轻时在“泼洗澡盆里的脏水[指尘世对基督教的歪曲]时,连婴孩[指基督教的理想实质]也一起泼了出去”(第042页)。

洛斯基的性格中有温和谨慎的一面,也有坚韧顽强的一面。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选择立身在社会事务之外,甘愿“与世隔绝”,曾因专心研究认识论和逻辑学,拒绝了名噪一时的《路标》文集约稿;也曾在被逐出俄国后,自知“不是著作家,主要研究专业哲学问题,并且写作较慢”,而未听从尼·亚·别尔嘉耶夫(1874—1948)和谢·路·弗兰克(1877—1950)的建议,没有留在柏林这种世界都会创办杂志和从事著述。他接受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邀请去了布拉格,在风平浪静的生活中著书立说。尽管



命途多舛，洛斯基的家庭生活却温馨、和睦、舒适，和柳德米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斯托尤宁娜共同养育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夭折）。幸福的家庭生活使洛斯基成为别人眼中“俄国最幸福的人：在有利的家庭生活条件下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

洛斯基的顽强一面表现在纠正自身偏好和冲破逆境当中。例如，徒步往返于群山田庄和维捷布斯克，想方设法与校方周旋，最终为求学远遁他乡；在伯尔尼艰难求生，身陷异域军营为自由苦苦追寻；遨游于书海，试图攻破存在之谜；奔波于讲堂，为家人争取几磅烤得喷香的黑面包；寝食难安，承受精神上的痛苦，夜不能寐，默念祷告词熬过心脏病发作；在迥异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坚守信念，寻求相知，利用一切“讲台”传播自己的思想，而在遭误解时自我安慰要“像哲学家那样做，而不仅是像哲学教授”。这些其实都是实体活动者追求善的表现。

如《回忆录》1994年俄文版编者所言，俄国哲学寓于日记、回忆录、书信和自传中，没有它们便无从谈论俄国哲学。我无意讨论洛斯基的《回忆录》是否是哲学著作，但它无疑是创作，并且和生命有关。在此引用谢·谢·霍鲁日教授的一段话作结：生命和创作……彼此面对、彼此映照和彼此展开——生命和个性



把自己变成创作素材，变成美学或哲学对象（视创作类型而定），创作则把自己献给对这一存在素材的精神打磨。它们在彼此中完结和实现——生命在创作中认清自己的精神面貌，而创作在个性和命运的活的形式中得以塑造。